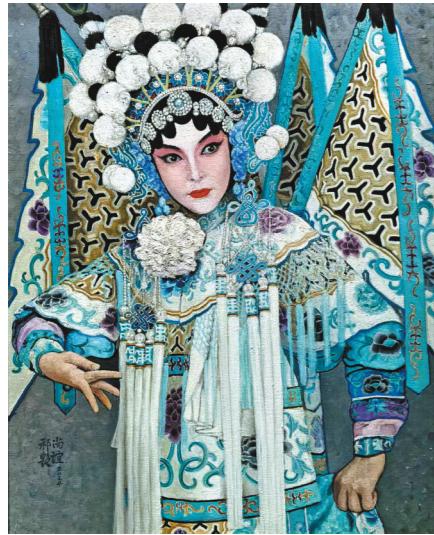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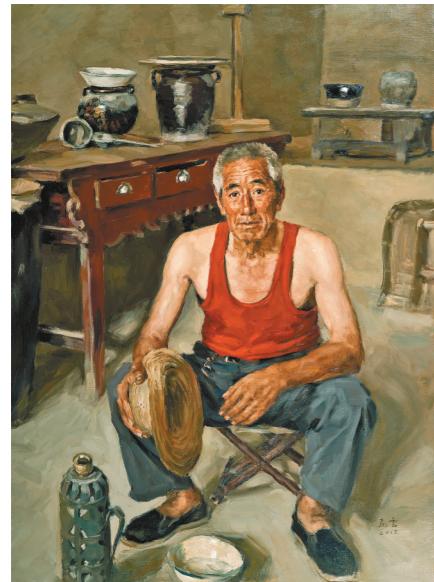




靳尚谊 《服装设计师》



靳尚谊 《杨门女将》



杨飞云 《梁家河老队长》

11月8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内蒙古博物院承办的“守正创新 笔墨流金:靳尚谊、杨飞云、蒋威、刘万鸣绘画作品联展”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幕。本次展览汇集了四位艺术家的103幅油画与国画作品,形式新颖,在国内艺术家联展中亦是少见。四位艺术家均为当代油画与国画领域的领军人物,此次联展不仅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跨越画种的视觉对话,也为当代绘画联展的策展实践提供了富有启示的范例。展览通过作品的多维呈现,深入探讨了守正创新在当代绘画中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引发对“绘画何以中国”这一时代命题的思考。

作为中国新古典主义油画的奠基人,靳尚

谊将西方油画写实语言技巧与中国传统绘画的神形兼备、外师造化和中得心源之美相结合,其代表作《青年女歌手》《塔吉克新娘》开创了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东方油画语言体系,在中国油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此次展出的《杨门女将》《服装设计师》《思》等皆体现了靳尚谊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以及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信念,是他油画艺术探索之路的真实记录。

在《杨门女将》中,靳尚谊用油画语言演绎了戏曲里穆桂英的形象,在明代小说《杨家将演义》中,杨家女将赫赫有名,穆桂英以其中一位代表出场,用飞刀代枪战斗颇有名气,元明清各代戏曲也陆续将她的事迹推向台前。靳尚谊笔下的穆桂英清丽耀人,风姿绰约,神采飞扬,激情澎湃,有一种誓与强敌拼命到底、死而后已的大无畏精神气象;而《服装设计师》画面上是一个穿宽松蓝裙、侧坐回首的年轻女设计师,给人一种清凉宁谧的感觉,这不禁让人联想起生活中的女性,充满着一种温婉湿润的气息;《思》是一幅人物作品,画中有一位穿着红色上衣、盘腿坐在沙发上,正在冥思苦想的青年女性,凸显出中国人为人为事所倾注的心力和中华民族勤于思索、善于创新的特点。

油画从西方传入中国以后,在用油画的形式来表现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及时代精神,一直是困扰着中国油画发展的一个难题。而靳尚谊从画人物肖像开始,专注表现中国人,同时也创造了东方式的古典美、传统美,并且更多地画出了民族、时代的精祌和风貌,成为现代中国油画最经典的范本之一。

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古典写实主义油画家,从杨飞云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用画笔有力地勾勒出的是人性最真诚的一面和情绪最为真挚之处,每一个细节都能洞悉情感涟漪,无不展现着生命的张力。本次展览共展出其油画作品32幅,多为人物题材,画面形象生动传神,包罗万象。

《十五的月亮》《思远》《雅歌》塑造的是静穆和婉女性形象;《油画研修生》《美院学生》《时光》勾勒的是奋发有为的新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朝向光》《梁家河老队长》《一碗热汤》等刻画的都是真诚奋斗的劳动人民形象,赞美了他们劳苦坚忍、自力更生的优秀品质;还有《云南布依族少女》《斯日古楞像》《新疆塔吉克大学生》《甘南藏女》等以各民族人物风采折射出不同地区服饰文化的异彩纷呈、绚丽多姿,反映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各种服饰文化的相知共融——各个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在这座温暖璀璨的大家庭里共襄建设美丽新中国的盛世繁华。

除了油画人物以外,还有几件来自杨飞云的油画风景,这些都是近些年山西、塞罕坝、婺源等地的写生作品。这批作品注重现实生活、当下的时代气息,大多以朴实无华的目光去攫取自然生态之美和环境之韵。作品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去品读生活中的日常一角,然后用语言把它提炼、升华作为一种话语的艺术形式。这些作品生动展现了中国的真挚、善良与美好,其中洋溢着暖意与希望,这是中国的今日气象,也是激励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

蒋威是当代中国山水画坛承古开今的扛鼎大家,他供职于故宫博物院多年,不仅深耕文物研究,更将深厚的学养融入笔端,在中国画的技法探索与创作上取得了卓著的成就。故宫博物

# 当代绘画“何以中国”?

——“守正创新 笔墨流金”四人绘画联展的个案与路径

◎ 徐强

院收藏的文物数以万计,古代书画更是琳琅满目,可谓是浓缩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中国传统绘画向来重视“古意”,正如赵孟頫云:“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中国上下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和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总结就凝聚在画里的“古意”二字当中,这就是深厚的历史、这是中华民族古老深远的精神所在。由于蒋威多年身处故宫,在这丰富深厚的艺术长河中浸染多年,为蒋威带来丰厚的艺术滋养,所以其画风自然具有浓郁的“古意”,其作品也赋予人们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思考与感悟,更以笔墨方式把中国传统绘画的泱泱大气传达出来。

蒋威的山水画作为本次展览守正创新之义作了最好的解释。学古而不泥古,在吸取历代绘画技法的基础上,将其与当代的创作和表现手法、时代精神相结合,追求一种博大、宏深

的民族气象,而在这种古今相融的过程中又能将西洋绘画的优点体现出来。本次展览展出的均是他近年创作的山水画代表作,其中《九峰聚秀》《青山揽胜》《九峰揽胜》等大型巨作,画风恢宏大气,令人目不暇接。此次展出还有《萨拉乌苏雨后圣境》《游阿尔山天池》《乌拉山大桦背》等作品,用笔墨歌颂内蒙古的壮丽河山——大青山、阿尔山、桌子山、黄花沟……驻足其内,可静心凝视、极目远眺,视线追随山势起落与蜿蜒。山间偶然有空地矗立几间房屋,似有人家匿于此处,正契合郭熙《林泉高致》中所言“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山林四品之意。除却内蒙古题材以外,蒋威更是放眼全国,写生丘壑景观遍布全国各大名山胜水:泰山、华山、井冈山、五指山……他把自然之气倾注到笔下山水中,引领着人们观其树木生机盎然,感受大自然的魅力无穷,画出了祖国的巍巍山川与幅员辽阔的巨幅画卷,画面中那一脉青山一掬绿水之间饱含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与觉悟。

刘万鸣堪称当代中国学者型画家中的一面旗帜,他艺术积淀丰厚,绘画题材博大精深,花鸟、山水、人物兼长并优,尤以工笔花鸟画享誉画坛,引领着当代工笔花鸟画的创作与探索方向。刘万鸣承古开今,博采众长,将古人用笔的娟丽藏锋与设色高古的炉火纯青内化为自己的艺术底蕴,在新时代亦是不断地探索,不仅将古今两种绘画技巧水乳交融在一起,而且开拓创新地进行了独到的尝试,让人们见识了当代指墨花鸟的新境界。刘万鸣兼具传统绘画史论功底,艺术作品也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文气及学术意味,作品承古思今、立意深远,擅于从日常生活中撷取题材入画,无论是寻常可见的鸟雀猫犬、家禽畜牲,还是田间的瓜果蔬菜,皆可入画,赋予其盎然的艺术生命。正如著名的画坛大家董其昌曾说过“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他的绘画扎根于现实生活,以古人为师,以天地造化为师,自然能气韵生动,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在本次展览中,刘万鸣的展品是以小幅工笔画为主,如《小黑哥》《溪岸听泉》《瓜熟图》等,题材丰富而有意趣。在他笔下,花卉草虫、各种小动物充满祥和之气,作品之中表现出有如家常般的恬淡氛围,更是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图景,展现了美美与共这一新时代精神。在创作中无不取法自然,践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美学理念,从细微处观照广袤世界,与天地万物同呼吸、共脉搏,寄寓着对宇宙自然的感悟与哲思。每一件作品虽尺幅不大,但是刻画细微,别具风神;题款也十分讲究,细小的文字反而线条更加遒劲有力,一派随心所欲的面貌,不仅体现出其对于书法方面的造诣之高,同时也突出了一种书画同源的思想内涵,可谓是集诗书画印于一身的艺术大家。

总体而言,四位参展艺术家的风格各具特色,都是各自精神世界的一种体现,亦是一种艺术追求,都是在以笔墨的形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描绘时代风景,展现出守正创新这一新时代的鲜明气象,同时为观者带来美育的启迪和精神的力量。内蒙古博物院举办的这次四人绘画联展,不仅是油画与国画艺术家联展的优秀范例,也是博物馆呈现当代艺术创作的有益尝试,更为博物馆与美术馆的融合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本次展览成效卓著,其成功经验为全国博物馆、美术馆举办绘画联展树立了标杆,提供了范本。



要想说清二人台与呱嘴之间的关系,先得把二人台简单地介绍一下。地方戏二人台,是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为主,同时流行于山西雁北、大同、忻州,陕西榆林、河北张家口等地区的曲牌体小戏。土观众、土演员、土语、土台子,形成了它浓郁的乡土气息;朴实的故事情节、优美的旋律音调、热情的表演手法、亲切的方言道白,唤起了广大人民对她的喜爱。“走不完的西口,打不完的樱桃”“你拉胡胡我哨枚,咱俩抖上一段二流水”“从小爱个二人台,如今唱到头发白”……这些广泛流行的民谣,说明了二人台在人民群众中的深厚基础。它在群众中扎根,又在群众中开花结果。二人台传统剧目的题材,多以描写劳动生产、揭露社会黑暗、歌唱婚姻恋爱、叙述儿女情长等内容为主,也有部分神话故事和历史典故,这些内容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

二人台的演唱形式分硬码戏、带鞭戏与对唱三大类。硬码戏注重唱、念、做,要求表演者有较好的嗓音条件,带鞭戏则注重舞蹈表演,对唱由二人交替演唱,很少念白与做科,唱词多无人物性格,俗称“掏牙句子”。二人台传统剧目里还有一种摸帽戏,即一人多角。这就属于“曲艺”范畴了。

呱嘴,又叫数板、嗑子、顺口溜、溜嘴、说口等,是说唱类的韵诵体,由打击乐伴奏,表演手法是只说不唱,在传统二人台中,与唱和舞并用,合辙押韵,疾缓有度,多用串话、谚语,诙谐幽默,多蕴藏着哲理和生产生活知识,给人以启迪和智慧。

二人台呱嘴多用于丑角出场时的上场白,起着吸引观众、稳定情绪、热场子等作用,多用于传统剧目中某个剧目的开始之前或中间,从形式上来讲,是二人台曲目的一部分,但在内容上往往与本戏无关,表演者以此逗人一笑,又或对剧中主人公的性格进行烘托,达到诙谐风趣的效果。

说起二人台呱嘴的艺术特点,首先要说二人台语言的一大特色——串话。串话可以说是呱嘴的孪生兄弟,串话也是呱嘴语言的支撑,串话是二人台语言中最具艺术特点的呱嘴艺术,所反映的内容主要以赞美勤劳善良、贬斥懒惰、批判反抗邪恶为主线,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智慧融入其中,使呱嘴艺术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

随着二人台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艺术家们不断创新、丰富其内容与形式,有的呱嘴数板则把人物出身、职业、家境等做一番开场白式的自我介绍,丰富了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增加了戏剧的可看性和感染力。

近年来随着呱嘴表演独立性的增强,其逐渐脱离了二人台的正剧,成为独立的曲艺形式,由老旦作为主角进行独立表演。呱嘴艺术经过几代艺人的实践创新,现已发展成一个艺术品牌,深受群众喜爱。它不仅在内蒙古地区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二人台呱嘴艺术也在不断求新求变,未来二人台呱嘴艺术可能出现多形式、多风格、多组合、多变化的艺术形态。我们应以实施精品工程为契机,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宗旨,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形式精彩、反映时代风貌的精品力作,让二人台呱嘴艺术为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 素读之读

◎ 周广玲



上是一种深层次的素读。当孩子们反复诵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时,他们可能并不

在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阅读最初的模样。素读,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却蕴含着阅读的本质。它摒弃我们被功利浸染的阅读习惯,让我们重新找回与文字相遇时的那份纯粹与感动。

当我们放下“这本书能带给我什么”目的性时,阅读就变成了一场真正的精神相遇。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正是因为我们在素读时,与诗人产生了心灵的共鸣。那一刻,东篱的菊花不再只是文字符号,而是成为我们可以共享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不需要通过分析诗歌的格律,或探讨诗人当时的背景来获得,它直接而纯粹,就像阳光照进心房。

素读的本质,是一种朴素的阅读方式。它不需要对文本的即时理解,不急于寻找标准答案,更不刻意追求阅读的“有用性”。这种不带任何预设的阅读方式,让我们得以摆脱思维的束缚,真正走进文字的世界。素读的价值在于它的“无用之用”。表面上看,这种阅读方式似乎没有产出,没有读书笔记,没有可以炫耀的谈资,甚至可能读完后,很快就忘记了具体内容。但正如庄子所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素读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它给予我们的是另一种难以言说的气质,一种面对繁杂世界时的从容定力。

素读需要一种“浪费时光”的勇气。同样,当我们允许自己“浪费”一个下午,只是单纯地沉浸在文字的韵律中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精神的深呼吸,不需要设定时间,让阅读变得更加自由自在,素读就是单纯地为了阅读,就是要找回那些在过度解读中失去的文字本真。素读是一种

理解诗歌的深意,但汉语的韵律之美已经悄然融入了血脉。

现代教育过分强调阅读的实用性和工具性,使阅读变成了信息的攫取和知识的搬运。我们教导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要求他们在阅读后必须有所收获。这种功利化的阅读训练,虽然提高了信息获取的效率,却让阅读失去了最珍贵的愉悦感。素读就是要让阅读重新成为精神的享受而非负担。素读并不需要特别的技巧,可以选择一首诗、一段散文,甚至是一页小说,放慢阅读速度,让目光在字里行间漫步,不必急着理解,只需感受文字本身的质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通过反复地素读,文字会自然而然地内化为我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这种对文字本身的敬畏,正是素读所倡导的态度。

我平时喜欢写作,常常会花很多时间构思和推敲。为了提高写作水平,我经常在网上查找资料,学习别人的写作方法。但这种带有明确目的的阅读,慢慢变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让我渐渐体会不到阅读本身的乐趣。时间一长,阅读反而成了一种负担,让人感到疲惫不堪。

于是我开始尝试在晚上随意阅读,有时从书柜里随手抽出一本书,站着读,躺着读,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和目标要求。这样的阅读方式,让我重新体会到了阅读的快乐。素读让我们重回阅读的本真,它不追求阅读的数量,而注重阅读的质量,不强调即时的收获,而看重长期的熏陶。当我们能够为一首诗的韵律而驻足,为一个句子的优美而感动时,我们就重新找回了阅读最初的快乐。

素读之“素”,是素朴,也是素心。这种看似无为的阅读方式,恰恰是最深刻的修为。素读就是这样一种沉淀的过程,它让阅读从知识的索取回归为精神的呼吸,让我们在文字中寻找心灵的栖息地。

